

启事

为适应新形势下广大读者对《科技文摘报》的要求，回报广大读者的厚爱，本报自 2014 年 1 月 1 日起，由目前每期 16 版，增加到每期 20 版；全年定价由原来的 82.80 元，增加到 99.84 元。特此告知，欢迎继续订阅《科技文摘报》。

科技文摘报

刘汉发迹后面的“贵人” (5 版)

“知名”假药上网络 中老年人易受骗

2版
腾讯阿里巴巴
开打资源大战

3版
海外生养子女
暗藏多重风险

8版
美国“微型太阳”
取得重要突破

9版
“科研烂尾楼”
腐蚀科学家

10版
意大利研制
“爱情解药”

12版
美军激光武器
杀敌于“无形”

19版
早饭吃不好
易患慢性病



2月23日，跑步爱好者们参加在北京奥林匹克森林公园举行的“光猪跑”活动。近日，北京持续遭遇雾霾天气，空气质量达到严重污染。 中新社

据中国之声《央广新闻》报道，最近一段时间，记者在网发现，一些早已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定性的“知名”假药又在网络上沉渣泛起，继续坑害消费者。

近年来，网上购药逐渐成为网购一族新的消费习惯。庞大的网络消费市场为不法网络销售商提供了机会，牛皮癣、风湿病等疑难杂症成为假药售卖的主要“靶子”。一些商家仿佛无所不能，什么病难治就卖什么药。

家住合肥的朱老先生肠胃不是很好，去年，喜欢从网上购物的女儿花了450块钱，给他从网上买了两盒“505神功袋”。这

是一种号称总结505位百岁以上老人的长寿规律，可以健脾益肾、通经活络的保健品，买回家，带了一周后，朱老先生感觉浑身暖暖的，然而从第二周起，之前腹部胀气、便秘等症状又开始出现，神功袋也不神了。

朱先生：505神功袋就是讲是怎么神，我带过一次，结果第一次带效果很好；第二次带一点效果都没有。后来我又去买了一个，效果一点都没有，我就再也不相信了，上当受骗的人太多了。

朱老先生感觉受骗，好在没有产生不良后果，不过刘阿姨就没那么幸运了。刘阿姨前段时间

在淘宝上看到一种叫仲景圣方的液体膏药，号称是国家秘方，对关节痛疼有奇效。刘阿姨一口气买了十几盒，谁知刚用了3盒，腿就开始浮肿，并伴有呕吐，后来住了两周的院才康复。

刘阿姨的老伴说：“太鱼龙混杂了。我是不相信，但我老伴买了不少，我都气得要命。”

记者通过在网络搜索关键词“假药”，发现像朱老先生、刘阿姨这样通过网购买到问题药品的消费者不在少数。

记者调查发现，505神功袋、“燕嬉”减肥药、“龙根”胶囊这些“知名”假药，早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为假药。

最近一段时间，在网上浏览网页的话，就会看到一些很熟悉的药品广告，什么505神功袋、“燕嬉”减肥药、“龙根”胶囊的，而这些“知名”的药品其实早就被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定性为假药。

其中“仲景圣方”假药案更是被公安部列入2012年制售假劣药品十大典型案件。尽管如此，当记者在网搜索仲景圣方液体膏药时，发现仍有上百家网站在销售，记者拨通了其中一家的销售热线。

客服人员：一般用我们的药，两个疗程，最多两个疗程，病情一般就能够痊愈，一个疗程是半个月。

其实不仅是这两种药，像“张氏风湿灵”胶囊、“燕嬉”减肥药、“龙根”胶囊等这些在网络上销售火爆的药物也都早被认定为假药。

一方面，通过网络渠道販售的假药，囊括了非处方药和处方药。处方药作为必须凭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处方才可调配、购买和使用的药品，经由网上药店这一灰色渠道流入买家手中，普通大众滥用处方药却不自知，后果将不堪设想；另一方面，网上所售药品质量鱼龙混杂，不乏无批准文号、无生产厂家和地址的“三无”药品。分析显示，网上所售假冒、伪劣药品多数为治疗慢性病的药品，包括治疗糖尿病、高血压等，而这类药品的主要目标受众正好是防骗意识不强、缺乏网购经验的中老年人。消费者买到假药，经济利益受损是小，威胁健康、延误病情是大。

中国广播网
2014.2.19 文 / 王利

在成都，钟大爷被媒体称为“以房养老第一人”。2012年10月，时年79岁的他与当地社区管理机构签订协议，由社区出钱出力帮钟大爷养老送终，大爷百年之后，把自己的房子赠送给社区。

2月19日下午，记者回访钟大爷，钟大爷却说自己后悔了。

大爷有牢骚 独居生活自始至终

成都一环路北一小院只有2个单元，设施陈旧，钟大爷就租住在1单元1楼的楼梯背后。2012年，同社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不久，钟大爷就搬到了这里。每个月900元的租金，一直由社区代管的“钟大爷专账”支出。

2012年，钟大爷的老房子被划入“北改”范围，他也由此获得一套“公改私”的新房，新房将在原址新建，超过60平米。2012

成都以房养老第一人后悔

年10月，钟大爷与所在社区（新村河边街社区）管理机构签署协议，协议规定由社区安排人员照顾钟大爷，管好他的衣食住行，帮其看病就医。钟大爷百年之后，将房产过户给社区，公证人员在现场做了公证。

对于社区他有牢骚

面对记者采访，钟大爷说，签订协议后，他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改善。他实际上没有用到社区的钱，自己的钱都很难支取。

站了一会儿，钟大爷说去自己家坐坐，他的脚累了。早年，钟大爷因为绊倒落下残疾，右脚行动不便，出门都靠手推车，

“就这个车子，我想换成轮椅，找他们要钱，他们说怕掉了，不给我买……”

钟大爷的租住屋只有30多平米，堂屋没有卧室大，而卧室只摆放着一张1米宽的床、一张小桌和一台书柜。堂屋里的灯泡坏了，还没人来修。

新房建成出租 我们会给他补贴费用

社区为钟大爷做了专账。在记者看到的2013年账本上，记录有钟大爷的两笔收入：一笔是60000余元的拆迁补偿安置费；一笔是20000元的奖励，总计80000余元。支出主要有三项，分别是15000元的搬家及添置生活用品费、10000多元购

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费用、7000元房屋租金。余下40000多元。

社区服务中心主任马波介绍，账本会接受审计和监督，“他有时候也会找理由来要钱，比如买了衣服来报销，我们也会给他，但是理由不充分，我们怕他乱用，就没有给他。”马波说，钟大爷曾经以1960年欠人300多元，现在还要30000多元为由要支取，社区也没有给他。

“以房养老”是生意 社区最好别搞

四川省社科院社会学专家胡光伟说，以房养老是一门“生意”，社区就不应该参与进来，“社区只是一个居民的自治组织，没有那么多钱，面对老百姓的养老压力，可能无法兑现承诺，国家也无相关规定，对双方来说都没有保障。”

《天府早报》2014.2.20